

“赎回潮”考验下的银行理财

2022 年理财产品为投资者创造的收益，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

2022 年底的理财赎回潮让银行理财有多痛？从官方公布数据来看，推测 2022 年第四季度银行理财规模下降超 2 万亿元。

2023 年 2 月 17 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2)》。根据报告，截至 2022 年末，银行理财市场规模 27.65 万亿元，同比下降 4.66%。

2022 是资管新规落地元年，对“洁净起步”的银行理财来说，要面对净值化转型和投资者刚兑预期之间的矛盾。

巨额赎回 让银行理财“伤筋动骨”

在 2022 年，银行理财罕见地遭遇两次破净潮。3 月股市下跌引发不少银行理财跌破净值，但从整体理财市场来看，权益市场毕竟占比相对很小，波动慢慢平息；11 月债市动荡，银行理财是债市的重要参与者，不少投资者经历了上半年积累的收益短期内全部跌没的情形，选择割肉离场，短期内引发债市连锁反应，投资者的巨额赎回让银行理财“伤筋动骨”。

2022 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8800 亿元，是 2016 年以来创造收益最少的一年。收益率方面：2022 年各月度，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2.09%。对比以往数据，2020 年，

新发行银行理财产品加权收益率为 3.93%；2021 年各月度，理财产品加权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为 3.97%、最低为 2.29%。2.09% 的平均收益率也是近年来较低水平。

理财存续规模下降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银行理财市场规模达到 29 万亿元；截至 2022 年 6 月底，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达 29.15 万亿元；2022 年 9 月末突破 30 万亿，截至 2022 年末，银行理财市场规模 27.65 万亿元。由此推测，2022 年第四季度理财规模下降超 2 万亿元。

普益标准认为，银行理财存续规模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波动导致的赎回增加，11 月以来市场利率上行，债券价格下跌，导致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出现净值回撤乃至发生“破净”现象，个人投资者恐慌情绪加剧，并大幅赎回开放式理财产品；二是 12 月封闭式产品到期规模增加，对银行理财存续规模和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理财市场的发行方主要是银行机构和理财公司。随着理财公司的逐步设立，理财公司已经成为理财产品发行的主要机构。2018 年 12 月至今，已有 31 家理财公司获批筹建，其中 30 家获



批开业。截至 2022 年年底，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比达到 80.44%。

相比之下，银行机构存续规模在下降。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市场共有 278 家银行机构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存续数量 2.07 万只，存续规模 5.41 万亿元。相比 2021 年有所下降，截至 2021 年末两项数据分别为 301 家、11.81 万亿元。

从创造收益方面来看，银行机构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3602 亿元；理财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5198 亿元。

2022 年全年创造 8800 亿元的收益也是 2016 年以来最低水平。从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公布的数据来看，2016 年，银行业理财市场累计兑付客户收益 9772.7 亿元；2017 年全年累计

兑付客户收益 1.19 万亿元；2018 年，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累计兑付客户收益 10566 亿元；2019 年，理财产品累计兑付客户收益 9255.8 亿元；截至 2020 年底，银行理财市场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9932.5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银行理财市场规模为 29 万亿元，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近 1 万亿元。

仍以固收类产品为主

2022 年各月度，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2.09%。据招商证券测算，2022 年，现金管理类、固收类、混合类和权益类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2.4%、2.2%、-1.7% 和 -11.7%。

从银行理财的产品构成来看，仍以固定收益类为主，产品规模最大，占比进一步提升。

截至 2022 年底，固定收益类产品存续规模为 26.13 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的比例达 94.50%，较去年同期增加 2.16 个百分点；混合类产品存续规模为 1.41 万亿元，占比为 5.10%，较去年同期减少 2.28 个百分点；权益类产品和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存续规模相对较小，分别为 0.09 万亿元和 0.02 万亿元。

从理财产品的投资端，理财产品资产配置也以固收类为主，投向债券类、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规模分别为 19.08 万亿元、1.94 万亿元、0.94 万亿元，分别占总投资资产的 63.68%、6.48%、3.14%。

“2023 年 1 月信贷开门红下理财回流存款，理财规模仍然承压，但 2 月以来规模已基本企稳，2023 年第二季度或重回增长通道。”招商证券银行业研究员戴甜甜预计，由于 2022 年市场波动较大，财富管理业务陷入暂时性的低迷状态。随着近期股市回暖、债市修复，2023 年财富管理业务有望复苏。

对于 2023 年银行理财市场，光大证券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峰表示，中性预期下，2023 年银行理财规模增量或在 2 万亿—3 万亿元，逐步收复失地。但疫后复苏过程中，债市不确定性增强或对理财规模形成阶段性扰动。

据《经济观察报》

近七成农村留守儿童用手机看短视频，三分之一用来玩游戏 手机沉迷催生乡村“新问题少年”

春节刚过，青少年沉迷智能手机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夏柱智副教授课题组将目光聚焦于农村留守儿童。不久前，该课题组对外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调研的中部省份中，有九成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使用专属手机或者长辈的手机玩耍，其中，近七成孩子用手机看短视频，三分之一用来玩手机游戏。

“在农村，一些中小学留守儿童放假回家后，‘盯着手机不离手’成为常态。沉迷手机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有的孩子为此面临‘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冲击’。”该课题组呼吁，政府应当将通过积极干预、防止严重的手机沉迷作为关心与服务留守儿童工作的重中之重。

“仿佛掉进手机里去了”

2021 年以来，夏柱智课题组分赴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4 省共 10 县(区)展开专题调研。调查显示，在中部省份的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较高，部分占比超过 50%，学校及长辈普遍反映手机管理难，而对留守儿童群体使用手机的管理难度很大。

看短视频和玩游戏已成为留守儿童主要的上网娱乐方式，占比分别是 69%、33.1%。与此同时，67.3% 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其中 21.3% 的家长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事态已十分严重”。

这份题为《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的



调研指出，玩手机时间增多、触网年龄提前的情况，在留守儿童中正“愈演愈烈”。

课题组在贵州一所乡镇中学调研时发现，有的留守儿童为了打游戏连续 5 天 5 夜不睡觉。江西省某县六年级教师掌握的一份数据显示，全班学生中，周末在家玩手机 10 个小时以上的超过了一半。

“10 岁—15 岁，成为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危险年龄段，主要为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学生。”夏柱智介绍。

有受访家长对课题组表示，如今在农村，智能手机对孩子们的吸引力异乎寻常，只要家里有 WiFi(无线网络)，孩子们放学回到家拿上手机可以大门不出，“仿佛已经掉进手机里去了”。

“游戏大神”比“学习尖子”更受追捧

根据夏柱智的观察，近 5 年来，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现象愈发

法体现出来了，还会产生矛盾。”

此外，来自同辈的群体示范，也导致“玩手机”在当下的留守儿童中成为一种“新潮流”。

课题组发现，与二三十年前不同，在如今的一些农村中小学，同辈中的“大神”已不是“学习尖子”，而是“游戏大神”，即游戏技术高超或者拥有很多稀有游戏装备的同学。

手机上瘾 导致体质下降等问题

让蔡开梅无奈的是，因为沉迷手机，原本读小学时在班上名列前茅、全家寄予厚望的孙子，学习成绩一路下滑，中考时只考上了当地的普通高中。这个春节，已经读高二的孙子依旧每天玩手机到深夜，临近开学才赶寒假作业。“不运动，也不爱走亲戚，被大人要求去拜年也是带着手机玩，全家去附近的景点旅游他也不去，就想留在家玩手机。”

这与夏柱智在鄂东老家的观察如出一辙。春节里，夏柱智去拜年，亲戚家十多岁的孩子一直待在卧室玩手机，“也不出来会客”。

“沉迷手机对留守儿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些孩子体质出现下降。”课题组了解到，湖北某县一所中学 2021 年例行体检，初一年级 30% 的学生视力呈重度不良，初三一个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戴眼镜。在附近小学，学生有五六百度近视眼已不是新鲜事。

与之相伴随的是学生体力下降。这个班体育课组织学生引体向上，最多能做两个，普遍一个都拉不上去，“基本没啥臂力”。

值得注意的是，课题组认为，手机游戏包含暴力色彩，一些短视频有软色情等不良内容，会对留守儿童带来严重心理问题。课题组调研了解到，华中地区的一个山区县，近 3 年曾发生两起学生因手机被没收而跳楼自杀的极端案例。

在湖南汨罗一所乡镇小学，一位教三年级的教师告诉课题组，一名女学生用爷爷奶奶的手机给在外打工的母亲发信息威胁如果不给她买手机就“自杀”。这名母亲为此专门赶回家处理此事，后不得不将小孩送去治疗网瘾，并留在家专门照看她。

湖北某县一名初中教师向课题组介绍，一些学生通过手机建了“网上表白墙”，“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早恋风气。”

假期里熬夜玩手机，上学时精神不振，成为当下一些乡镇中小学课堂上部分学生的“常态”。在湖北省阳新县一所重点高中，夏柱智了解到，一名学生曾以优异成绩进校，在 2020 年春疫情网课期间迷上手机游戏，返校后因无法再次适应课堂，不得不退学。

“大好青春年华沉迷手机，政府及社会各方亟须对这些乡村‘新问题少年’重视起来。”这名课题组成员说道。

据《中国青年报》